

# 目 录

---

## 跨文化交际研究

跨文化交际	
——以上海和伦敦两地酒店对客户在线负面评论回复的面子策略为例	吴东英 王雪柳 1
中国大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误解的认知研究	和媛媛 15

---

## 跨文化教育研究

中英跨洋互动成人语伴学习中的“跨文化成熟度”发展研究	张新颖 阙 茜 29
跨文化外语教材评价研究综述	廖鸿婧 43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文化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刘文媛 55

---

## 跨文化话语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儒家思想的对外传播现状研究	
——基于文化山东网站中儒家思想相关新闻语篇的文化话语分析	惠 敏 遇 睿 71
德语中文外来词的借用特点研究	王冰洁 85

---

## 国际学术前沿

不只是“水到渠成”	
——基于两个定性研究单元的在地国际化教学	Loretta Baldassar Lara McKenzie 103

---

## 跨文化研究关键词

跨文化性视角	Fred Dervin 袁 梅 陈 宁 119
--------	-------------------------

---

## 书评

《基于语篇的研究与教学：语言使用的社会符号视角》介评	董晓明 林正军 张 慧 125
English Abstracts	128
《跨文化研究论丛》约稿	133
附录：本集刊格式和体例	134

# 跨文化性视角

Fred Dervin 赫尔辛基大学

袁梅 中央民族大学

陈宁 天津美术学院

**摘要：**在21世纪早期的欧洲，跨文化性视角就在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以发展，并被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使用。本文着重阐述了跨文化性视角所秉持的四个观点：跨文化现象论述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跨文化交流研究源起的英语语境；个人经验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依托关系。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跨文化性视角有助于研究者和教育者在开展跨文化研究时更具批评性和自反性。文章同时指出，基于跨文化性视角研究跨文化交际是增强跨文化研究话语价值的重要契机，这对于加快构建跨文化研究学术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跨文化性；跨文化教育；批判性；自反性

## 1. 引言：为什么需要跨文化性视角？

自古以来，人类就在不断地跨越地域、国别、种族的交流接触中实现着信息传递、文明共享、政经往来，因此跨文化早已缔结为人类交往的关键属性所在。牢记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我们普遍认同当下所处的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跨文化交流现象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全球化并非一种全新现象。跨越大陆和大陆之间的古代人口流动、长途贸易（如丝绸之路）、世界宗教等，都是过去全球化浪潮的见证（Bauman 2004）。相比过去的全球化，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全球化其独特性在于它的速度与广度不断增加，并且是加速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产生的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会更好、更深入或更具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于1997年在其著作《论译者的伦理》一书中首次提出“跨文化性”这个概念，用以强调译者作为中介要努力实现的跨文化理解（Pym 2001）。跨文化（intercultural）的前缀“inter”（跨）对跨文化的含

义进行着最佳诠释：即对互动、情境、权力关系的认识，对简单复杂性（Simplexity，指简单与复杂不可避免的组合）及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指种族、民族、国籍和语言等不同身份叠加在一起如何促进跨文化性）的认可，同时也显示了对文化间意义重组这一交互作用过程的强调。其二，文化间的交流在过去主要体现在以国家、宗教、部落和群组等作为划分单位的群组之间，而且这些群组的边界不断发生变化（Maffesoli 1993；Bauman 2004）。文化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虽然只有两百多年，但它往往用来限定跨越（国家）边界的交流（Baumann 1996；Wikan 2002；Bensa 2010）。长久以来，西方学者对文化这个概念提出了批判性思考，并将这种思考置于跨文化研究的中心。在这些学者看来，很多西方跨文化研究都以文化作为区分的基准，而这种区分方式往往是以文化为借口的一种滥用。现在许多学者也认为，文化这个概念可能已经不足以反映人们生活经历的复杂性，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对当下跨文化交流的大部分解释和理解往往依赖于西方世界产生的文化模型和理论（Holliday 2010）。故此，我们把这些交流定义为“跨文化的”“文化交叉的”或“多元文化的”。“跨文化性”这一概念的内涵时而过于丰富，时而稍显贫乏，这说明其内涵具有多义性。因此学界迫切需要为“跨文化性”赋予新的含义，使其更贴合实际。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对跨文化性这个概念进行梳理，为重建和反思当下跨文化交流提供全新视角。

跨文化现象自古有之。人们总是跨越各种界限去交流。例如，跨越不同国家、地域、语言、宗教或社会等边界（Pieterse 2004）。因此，跨文化性并非一个起源于18世纪、基于民族国家和国家边界等现代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全新现象。跨文化现象在当下与过去的差别在于它在当下无处不在，而且发生速度更快，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跨文化性好于过去。即使目前的跨文化交流和互动正在快速增长，但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描述的“地球村”存在显著差异。在“地球村”中，信息、物品和人类的运动都是即时的，在一个不断变换的空间中快速流动，因而产生更多的接触和互动（Wolton 2013）。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欧洲以及近期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跨文化性常与多元文化主义、文化跨越性、社会公平或全球化等概念相混淆。与社会科学领域中众多重要概念一致，跨文化性是多义的、虚构的，同时又是空洞的，因此人们常常会夸大或缩小这一概念的意义。但作为研究者要明确一点，即跨文化性的核心是跨学科，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理念、概念和方法进行构建。当涉及跨文化交流时，交流双方中强势的一方往往会代替弱势的一方说话，甚至会盖过弱势一方的声音。最后，跨文化性这一概念在研究和实践中被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如应用语言学、语言教育、传播学、教育、卫生等。因此，当这一概

念在各个领域、子领域和机构中传播时，它的意义有时得以保留，有时则会被修改，有时甚至会成为灌输和传播刻板印象、偏见和偏差的混合体。

同时，跨文化性这个概念在英语、法语和德语的科学出版物中也越来越流行。如德国日耳曼学者阿洛伊斯·韦拉赫（Alois Wierlacher）把德国对跨文化性的研究分为五个阶段（Wierlacher & Bogner 2003）。第一阶段：跨文化性指的是在具有文化意识的前提下一起思考“他者”（Andere）和陌异事物（das Fremde）的原则。第二阶段：跨文化性是一个表述相对关系的概念，是研究不同文化感知在相互作用时的一条主导原则。第三阶段：跨文化性是合作性的自我省察（kooperative Selbstaufklärung）和科学性的伙伴关系（wissenschaftliche Partnerschaft）的集合。第四阶段：跨文化性是构建过程，表现文化重叠的情况。第五阶段：跨文化性是第三种“秩序”（die dritte Ordnung）。中国学者钱敏汝（2000）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跨文化性是两种文化相遇所具有的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因多种参数的介入而体现为一种异态复型体，很难总结出固定规律。在许多情况下，跨文化性仅作为“跨文化事物”的同义词。学界关于跨文化性的讨论经历了由注重本文化、兼顾异文化到本、异文化并重再到不仅注重本、异文化，而且关注第三种文化（以蕴含本、异文化因素的方式共同创造出来的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是一种逐渐将异文化纳入考量，在本、异文化之间寻求更多共同性，不断朝更加理性发展的历程。跨文化性是不同文化相遇后由诸文化的异同所构成的集合以及跨文化交往者处理这些异同的态度与方式（姚燕 2015）。

除去对本体的人微分析，笔者关于跨文化性的研究在伊始还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启发，比如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在其关于因纽特人以及范库弗岛夸丘特印第安人的研究中提出，有许多文化个性问题值得彻底厘清，这标志着有关基本个性类型文化上的多样性的想法逐渐成熟到可供研究甚至取得初步认可的程度（Boas 1911）。来自挪威的社会人类学家乌尼·维坎（Unni Wikan）从事的个体取向文化心理学强调个体因素，注重个体在选择性地同化吸收文化中的创造性（Wikan 2002）。再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现代性共同体思想，为跨文化性提供思想基础与概念基础（Bauman 2004）。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康德理论上提出了跨文化交往的态度，即要有“精神的礼貌”（Bergson 1900）。虽然这些给予我们启迪的学者大多是生长于西方国家，但他们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跨学科性在我们重新建构跨文化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加速变化的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研究领域日渐丰富复杂。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我们通过提出相关概念、见解和方法的方式来评估和重构跨文化性视角的举动是贴切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批判性与自反性。

## 2. 走向跨文化性视角

跨文化性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强调整体性，注重历史比较与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笔者对跨文化性的问题将围绕以下四种假设展开。

首先，跨文化性这一概念充分体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标签（多元文化、多文化或文化间性），任何有关跨文化现象的科学和教育论述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表述。这意味着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提出、实施和讨论与跨文化相关的议题时，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附带一定的价值观、态度和期望。虽然我们可能认为某些跨文化的愿景更好，但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我们都有局限性，因此无法在这些愿景中以囊括所有的姿态表明哪些信念是正确的，哪些又是错误的，哪些更好或哪些更坏（Nie 2011）。从跨文化性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在保有自己愿景和信念的同时，对其他不同的愿景和信念保持开放态度。

其次，跨文化性充分反映了现状，即当今大多数对跨文化交流的定义和理解都起源于欧洲和北美的英语语境。因此，研究者和教育者在使用源自英语语境的跨文化视角时需要谨慎应对，对上述概念的内容、定义和理解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跨文化性视角迫使我们超越西方“显而易见”的声音，探索有关多样性的不同知识。例如笔者在开展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借鉴了儒学，也探讨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如何启发跨文化教育，以丰富跨文化研究的维度。

再次，研究者应始终记住，我们不能忽视个人之于跨文化交流的影响。作为一种引发相遇、情感、感觉等的人类经验，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实践不能剔除诸如教师或研究者的生活经验。这意味着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和教育者对其研究或从事的跨文化现象需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展示多元对话的格局，同时也要时常反思历史的经验对其跨文化交流中所说、所写和有所发现的影响。

最后，尽管跨文化交流在通常情况下被视为中立的、具有交互性的交流，但跨文化性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跨文化交流与特定的权力结构紧密相关。跨文化交流是一种坚定的人文情怀，其中关于肤色、文化、语言、种族、性别、社会阶层种种的描述都是意识形态在不同程度上的反映。因此，从跨文化性角度看，跨文化交流的“跨”往往是第一位的，人们通过许多不同的身份标记（例如性别、民族、社会地位、语言身份）来认识他们自己并开展身份协商。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要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的更宏大的视角来理解、阐述和解决跨文化问题，而非仅仅是从文化、民族或种族的角度出发。而当前跨文化交流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将跨文化互动视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单一方向的存在，从而忽视“他者”这个互动开



展所必需的同伴，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美国史学家海斯、穆恩等主张的西欧中心主义（张广智 2011），以及种族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等各种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因此，为避免研究陷入异化的泥潭，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对自我与他者之间互为依托的关系进行系统地识别和分析。

### 3. 关于跨文化交流的总结

基于上述假设，笔者认为，跨文化性能够敦促研究者和教育者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第一，在开展跨文化交流时关注意识形态影响，尽量保持开放态度。对待异文化，切莫孤立地将其静态处理，而是要发现不同文化发生作用时的动态平衡，怀着包容、开放的心态去触及文化交往交流的实质。第二，以流动和复杂系统思维的视角看待跨文化交流。在全球化与现代性日益增长的今天，跨文化交流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环境、人口等因素，每一因素背后又潜藏着一张盘根错节的巨大网络。因此，在面临全新的跨文化交流课题时，研究者和教育者应采取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应对策略。第三，用超越“西方范式”的思考方式参与跨文化交流。长久以来，从事跨文化相关研究的学者们深受西方存在主义、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范式影响，在研究方法与思考角度方面呈现较为严重的同化趋势，这对当前研究的进一步突破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因此要及时地超越“西方范式”，增强研究的本土化特征。第四，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要时时进行反思与批判。为避免研究陷入“异化”的境地，研究者和教育者在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同时，要审慎地思考各项工作，发现问题与症结，及时地做出调整，推动研究进展，以达到新的研究历史高度。

跨文化研究和跨文化教育是一项终生的事业、一个永无止境的文化旅程。没有人能够断言他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或是已经“破解”了这一问题。跨文化性视角代表着一个探索和发现文化迷宫的“全新”路径。然而，跨文化性视角与它所批判的那些视角一样，也有其局限性，因此跨文化研究者应始终保持学术反思的警惕、宽广的胸襟以及学科交叉融合的精神，促进跨文化研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吸引力。

## 参考文献:

- Bauman, Z. 2004. *Identity: Conversations with Benedetto Vecchi*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umann, G. 1996. *Contesting Culture: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Multi-ethnic Lond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sa, A. 2010. *Après Lévi-Strauss* [M]. Toulouse: Anacharsis.
- Bergson, H. 1900. *Laughter. An Essay on the Meaning of the Comic* [M]. New York: Kessinger Publishing's Legacy Reprint Series.
- Boas, F. 1911.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A Course of Lectures Delivered Before the Lowell Institute, Boston, Mass., and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1910—1911* [M].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mpany.
- Pieterse, N. J. 1995.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M]. London: Sage.
- Holliday, A. 2010.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deology* [M]. London: Sage.
- Maffesoli, M. 1993. *La contemplation du monde* [M].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 Nie, J.-B. 2011. *Medical Ethics in China* [M]. London: Routledge.
- Wikan, U. 2002. *Generous Betrayal*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Wolton, D. 2013. Le monde n'est pas un village [DB/OL]. *L'Express*. [http://www.lexpress.fr.libproxy.helsinki.fi/informations/dominique-wolton-le-monde-n-est-pas-un-village\\_651315.html#TMPXQLFMABUCg8Cl.99](http://www.lexpress.fr.libproxy.helsinki.fi/informations/dominique-wolton-le-monde-n-est-pas-un-village_651315.html#TMPXQLFMABUCg8Cl.99).
- Pieterse, J. N. 2004.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Global Mélange* [M].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Wierlacher, A. & A. Bogner. 2003.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 [M]. Stuttgart: Springer.
- Pym, A. 2001. 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he Translator* (2): 129-138.
- 钱敏汝, 2000, 跨文化性和跨文化能力 [A],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C]: 73-77。
- 姚燕, 2015, 跨文化性与跨文化态度——德国跨文化交往理论研究管窥 [J], 《国外社会科学》(3): 108-116。
- 张广智, 2011, 《西方史学通史 第6卷 现当代时期》[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作者简介:

Fred Dervin, 男, 赫尔辛基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 跨文化教育。邮箱: fred.dervin@helsinki.fi。

袁梅, 女,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邮箱: yuanmei2013058@126.com。

陈宁, 男, 天津美术学院讲师, 赫尔辛基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 跨文化教育。邮箱: 15122097099@163.com。